



迷雾踪影

李原青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isty forest path. The path is covered in footprints and leads towards a wooden gate in the distance. The trees are tall and dense, and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ethereal and mysterious. The title '迷雾踪影'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whit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迷雾踪影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雾踪影 / 李原青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218-07504-4

I. ①迷…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124 号

MIWU ZONGYING

迷雾踪影

李原青 著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柏峰 张贤明

装帧设计: 新角度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7504-4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10 千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内容介绍

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主线是侦破三起杀害儿童的案件。这三起案件在十年间先后发生，由同一个作案人所为，因而形成系列案件。由于案件的侦破过程甚为艰难，在较长时间里交织了复杂的人事关系，表现出极为浓厚的感情色彩。

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为一九五六年春至一九六八年秋，主要地点为江南小城云州市。

韩蔚芸是小说中的反面角色、三起案件的作案者，这是一位有文化有涵养的职业女性。她少年时生活在乡下，因家境还好，得以上学读书识字；只是附近有邻居是跳大神的，她和同学白维湘受了影响，小小年纪就说自己做梦遇见了神灵，弄得神魂颠倒。以后由于家庭管教，白维湘脱离了影响，专心学业、不断深造，后成为西南一个军工企业的总工程师；本来天资更为聪慧的韩蔚芸在成就上无法与之相比，因为几十年来始终沉迷于虚幻，到了后来终于导致严重后果。

韩蔚芸曾梦见神灵，说她一生中将有三个生死关，要度过这三个生死关，必须以三个孩子的性命作为代价。韩蔚芸对此竟然信以为真。一九五六年春，她寻机将小学生周平平骗到学校后山，将其从山崖推下致死。但在慌忙逃离的途中，韩蔚芸心爱的翡翠玉兔不慎跌碎，碎粒被公安人员勘察现场时获取，另一片被上山玩耍的小学生拾获，这片翡翠后来到了本书主人公吴淑芬的手中。

吴淑芬出身于医生家庭，在全国解放前夕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医务工作。父亲的教诲和个人的经历，形成了她正直善良的品格。在部队里，她与

时任副连长的林岩相爱，两人感情很深。不久，部队奉命赴朝作战，林岩和吴淑芬都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经受考验。后来，吴淑芬在护送伤员的途中，为了掩护战友将敌人引开，跳下山崖受了重伤，幸被朝鲜阿妈妮救走。部队的同志和林岩都以为吴淑芬已经牺牲了。

不久，林岩因受重伤回国治疗，后被安排退伍，转到云州市公安局从事刑侦工作。吴淑芬伤愈后回到了部队，由于战事频繁，随部归国的时间较晚；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健康，也让她退伍了。凑巧的是，她选择的去向也是云州市，云州市医院的曹文清医生愿意收她为学生。

林岩和吴淑芬因为战场上的生离死别失去了联系，然而命运对他们是宽厚的，他们已经幸运地同在一个城市，重逢已是指日可待。问题是，这样却对韩蔚芸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吴淑芬来到云州不久，因同事间的交往而与韩蔚芸相识。韩蔚芸对吴淑芬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热情，见吴淑芬单身一人在云州，便邀请她去家里做客，故而与自己的女儿柳静也熟悉了，成为亲密的朋友。韩蔚芸在吴淑芬的宿舍里见到了翡翠碎片，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明缘由，把它要了回去。但事过之后她又后悔了，不该这样暴露自己，尤其是后来她偷看了吴淑芬的日记，知道了吴淑芬与林岩的恋人关系，更加感到恐惧。柳静是学校教师，周平平的班主任，韩蔚芸通过她得知林岩正在全力侦查周平平命案；这对恋人要是走到一起，不经意间谈到翡翠的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怎么办呢？韩蔚芸真不愧是“智慧超群”。她见柳静对曾向她进行调查的林岩有点好感，便极力劝她给林岩写信表达爱意，最后竟促成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吴淑芬从柳静那儿得知了林岩的情况，非常痛苦，思虑再三，毅然决定离开云州；因父母都已去世，她调往东北齐阳市，三姨母宋玉芬一直盼望着与她团聚。

然而在迁移途中，吴淑芬却出事了。韩蔚芸虽然阴谋得逞，仍不肯罢休。她悄悄地跟随吴淑芬北上，在九江市假装巧遇，同行去了武汉，在武汉市的旅馆里想下毒害死吴淑芬，但没有得手。她又耍了更为阴毒的一招。她得知吴淑芬要去湖北房县探亲，于是用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言语引诱吴淑芬，去探访附近

充满神奇色彩的神农架原始森林。她费尽心机，一步步地将吴淑芬引入森林迷径，与吴淑芬一同陷入森林迷宫的，还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这又是韩蔚芸所为，她要害死这个年仅三岁的女孩李云玲，作为她度过第二个生死关的牺牲品。

原始森林仿佛一座巨大的宫殿，吴淑芬和李云玲在其中历尽艰辛，始终走不出去。到了第二十六天，李云玲病饿而死；到了第二十九天，吴淑芬遇救生还。

吴淑芬在齐阳市医院上班后，面对的尽是同事们疑虑的目光。因为李云玲的母亲徐瑾是医院的内科主任，她不知道在原始森林中的这些天，吴淑芬是怎样对待孩子的。后来她从吴淑芬的日记中知情，慢慢了解了吴淑芬的为人，两人终于成为挚友。

吴淑芬离开云州不久，林岩从柳静那儿见到了她的照片。他向柳静询问，柳静见他神色异常，心怀不安，试图隐瞒，还是被林岩察觉了。他听说前段时间吴淑芬就在自己身边，为她的悄然离去而震惊。他立即前往齐阳市，见到了宋玉芬和徐瑾，从她们那儿得知，吴淑芬在回乡探亲时出事了。他又赶到湖北省房县，寻访吴淑芬的下落，却毫无结果。

返回云州之后，林岩与柳静的关系日渐冷淡，终于分手。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吴淑芬的消息，林岩认为她确已不在人世；而柳静这边，因为母亲力劝，一直没有结婚，仍然在痴情等待林岩回心转意。

十年之后，已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岩在一次出差东北的途中，怀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再次去了齐阳市医院，却发现吴淑芬并未死去，这些年她一直在这儿工作。然而，他们还是没见着面。前段时间，已是医院副院长的徐瑾在运动中遭到批斗，与她友谊甚笃的吴淑芬为其鸣不平，也受到威胁恫吓，她不得已悄然出走。

离开齐阳市的吴淑芬先是回到家乡，后来又去了南昌市。在一个意外的场合，她救起了遭受迫害、生命垂危的云州市公安局局长常强。当吴淑芬知道常强是林岩的老上级，压抑不住内心的思念，想办法进入医院的隔离病房，向常强了解情况。常强和隔离病房里的另一位“老公安”廖海光，听了吴淑芬的诉

说，一起为她指点迷津。他们觉得在吴淑芬曲折而历经磨难的经历中，有一些不可解的疑点，在促成吴淑芬与林岩的重逢之前，应当先弄清这些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吴淑芬必须返回云州，而她以原来的身份显然不行。吴淑芬出走之后，为了安全，已经开始女扮男装，扮得还挺不错；她运用了自己曾经进行过的研究——在生活中扮演不同的人，除了改变服饰之外，还应改变思想情绪和气质举止，采用科学的训练方法，通过改变自身的习惯来完成；常强和廖海光建议吴淑芬继续女扮男装前往云州，并说明了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应对的方法。

在云州，吴淑芬通过柳静了解到韩蔚芸的情况，但她女扮男装的身份已被目光敏锐的韩蔚芸察觉。韩便处心积虑要加害于她。林岩后来也察觉了吴淑芬的真实身份，全力进行保护。由于意外事故，柳静不幸身亡。当天晚上吴淑芬与柳静有过接触，韩蔚芸便诬指吴淑芬杀害柳静，怂恿造反派小头头——常强的大儿子常小伟纠集一伙人绑架吴淑芬。吴淑芬得到林岩的告急，迅速离开了云州。

两个月后，吴淑芬为了继续了解情况，又以徐瑾的身份来到云州（真正的徐瑾已经去世）。她的扮演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与林岩相见时，竟被真的认作是徐瑾。然而，她的真实身份还是被韩蔚芸发现。在与韩蔚芸的接触中，吴淑芬又了解到重要的情况。第三个生死关临近，韩蔚芸害死了常强的小儿子——聪明机灵的常小明。常小明追随公安人员，与犯罪分子在河水中搏斗，因天寒受凉而患病，韩蔚芸趁其昏睡之时，偷偷给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致死；吴淑芬曾给常小明服用治疗感冒的药品，韩蔚芸就嫁祸于人，到处散布是吴淑芬所为。林岩也发觉原来“徐瑾”就是吴淑芬，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不曾料想，韩蔚芸采取极为阴险的手法，使得吴淑芬露面，又唆使常小伟开枪杀死了吴淑芬。

吴淑芬饮弹身亡，使林岩悲痛万分。他下决心一定要将韩蔚芸的全部犯罪事实调查清楚。他采用吴淑芬搜集到的情况，进行了艰苦缜密的侦查。可是，当韩蔚芸坐在提讯室受审时，公安人员这才发现，韩蔚芸精明干练、冷静理智，她那严密的思维推理使其具有很强的反审讯能力；加上涉及的案情复杂，公安人员所掌握的均为间接证据，缺少直接的致命的攻击力，这就使得她能够

巧妙应付、自圆其说，在审讯中顽固抵抗，成为劲敌。

公安人员反复讨论，思量对策，认为韩蔚芸在云州多年，社会上颇有些交际，是个注重影响、极要脸面的人；她有着双重人格的强烈反差。在审讯中，她隐瞒真相，制造烟幕，的确比其他罪犯更胜一筹；然而，也折射出她罪孽深重、极端恐惧的心理弱点。如果实施“反序讯问”，出其不意，猛然揭开那层黑幕，把她的全部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的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果然，在新的审讯中公安人员实施“反序讯问”，那极有策略的攻击方式和严密准确的推理，使得韩蔚芸的心理防线崩溃。

在以后的审讯中，公安人员乘胜追击，从韩蔚芸那闪烁其词的回答中发现了蛛丝马迹，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铁证如山，韩蔚芸的罪行被彻底揭露。

不久，韩蔚芸在狱中畏罪自杀，下场可悲。林岩实现了吴淑芬的遗愿，中秋之夜，更加怀念自己的女友。

目 录

第一章	雨雾相逢	1
第二章	似燕归来	8
第三章	或曾相识	17
第四章	会面无言	26
第五章	衷曲难诉	36
第六章	意外发生	43
第七章	感情纠葛	53
第八章	调查取证	75
第九章	陷入险境	83
第十章	家庭争执	93
第十一章	新春气象	101
第十二章	翩然相随	111
第十三章	揣测犹豫	117
第十四章	各有心思	123
第十五章	往事萦绕	131
第十六章	森林迷踪	137
第十七章	身份疑云	162
第十八章	讳莫如深	171
第十九章	苦心探秘	180
第二十章	紧急应变	188
第二十一章	拂去面纱	194

第二十二章	一线曙光	203
第二十三章	春暖霜寒	213
第二十四章	惜别深情	222
第二十五章	江岸枪声	227
第二十六章	追问究竟	235
第二十七章	忍痛拭泪	243
第二十八章	豁然开朗	249
第二十九章	追寻不息	255
第三十章	初试锋芒	262
第三十一章	重拳出击	271
第三十二章	功到事成	289
第三十三章	中秋思念	296

第一章 雨雾相逢

深秋的夜晚显得阴郁悲凉，冷风卷着绵绵细雨，在云州市的上空漫天飞舞。暗淡的天色使楼房街道变成黑黝黝一片，只有那星星点点、微微闪烁的灯光，才显出不同于乡间的城市气派。滔滔奔流的云江穿城而过，用古朴的石板铺成的南岸临街地段，石桌石凳一组组沿岸排开，雄姿傲然的樟树、槐树和梧桐树形成了巨伞一般的浓阴。这儿风景优美、视野开阔，盛夏季节是人们歇息纳凉的好去处。但在临近冬寒的雨夜，林岩披着雨衣独自踽踽，孤寂的氛围使他产生了远离尘世的虚幻感觉。

他眺望对岸，凝思中露出几分冷峻。潇潇秋雨落入江中，弥漫起轻纱般的水雾，高大的树冠被风雨吹打得哗哗直响，飘落的枯叶在积水中浮动着。

雨渐渐小下来。他揭开雨衣帽，抹着脸上的雨珠，沿着堤岸警觉地探望。附近的樟树下，有个人影晃了一下。他骤然喝问：“是谁？”

那矮胖的人影咳嗽一声，林岩低声骂道：

“谢志山，怎么鬼鬼祟祟的？”

“嗨！这可不能怪我。”那人回答，“见到有个人影晃悠悠，还以为是个神秘的人呢！”

“怎么，你也听说了？”

“今天下午听人说起，我认为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

“他们说得太玄乎了，竟然还会七十二变，活像一个幽灵。”

“你认为不会有这种事吗？”

“这是以讹传讹，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

“可是，我倒觉得挺蹊跷，有追查的必要。”

“这么说，你待在这黑漆漆的地方，原是为了这个。”谢志山呵呵笑了几声，“老弟，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高于一切。你看，到处都动荡不安，连我们自己都难以应付，哪还有这份闲心啊！”

林岩微微一笑，没有同他争论。这时街道那一头传来纷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笑骂声，一群手持棍棒的学生走过来。领头的一位嗓门挺高，狂热地大声喊道：“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地想念！”

另一位用沙哑瑟缩的声音应和着：“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

学生们哄然爆发出一阵喝彩和开心的大笑声，打破了街头的沉寂。随后人群分离出一大一小两个黑影，操着木棍向堤岸逼近，只有几步远时，黑影们停住了，双方互相审视，出现了紧张对峙的局面。

“哈，原来是两个冒牌的间谍！”瘦小黑影叫了一声，猴一般机灵地蹿到林岩跟前，“你们干吗不声不响的？”

“常小明，你这小鬼！”林岩一把抓住棍子，顺手拍拍他的脑袋，“你们哥俩气势汹汹地去哪儿？”

“我们有重大的革命行动！”被称作哥哥的黑影插话了。他神气地叉着腰，稚气未退的脸上显出一副庄严，“为了保证安全，向你们发出警告，战斗打响之后，要注意隐蔽，不然出现危险就……”

“哦，你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行了。”林岩慢悠悠的一句话，说得谢志山和小明都笑起来。他没有笑，依然板着面孔，踏着笔直的步伐昂然而去。

小明把木棍扛在肩上，正要跟着走，谢志山把他叫住了。

“最近小伟当上造反派小头头了？”

小明点着头，挺了挺瘦小的胸脯。他感到很荣耀。

“说话口气都不同了，像个发号施令的小将军。”

“小明，你们又去哪儿搞武斗？”林岩问。

“武斗？”小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瞎说，什么重大革命行动，他们都喝醉了。这几天到处打砸抢，闹腾够了，今晚突发奇想，都吵着要去捉鬼。”

“捉鬼？”

“就是那个到处转悠的影子。怎么，你们没听说吗？前天晚上闹得可玄了。”

“当然，这是你最感兴趣的。你可以显示自己的小本领，你做梦都想成为一个间谍的。”

“说得太对了。”小明手持木棍，轻轻向前迈脚，眼睛机灵地四处探望，好像齐天大圣麾下的小猴，步入那个他向往的充满神奇的世界。

他忽然一杵棍子，噙着嘴转过身。

“你教我打几路拳吧！”他说，“身上没点解数，怎么能当间谍？再说，天这么黑，都吵着有鬼。”

“怎么都说有鬼，太荒唐了。”谢志山自言自语。

“你去找谢叔叔吧！他有一身解数。而且，他最不信鬼。鬼呢，也都最怕他。”林岩拍了拍小明的肩膀，转身朝街道那边走去。

雨已经停了，树阴和房檐偶尔落下水滴。昏黄的街灯好像蒙眬的睡眼，零落地嵌在楼房阴影中。一阵寒冷的晚风吹来，他打了个寒噤，连忙拐进避风的小巷。已是午夜时分，街上早就没了行人，但他仍然在寻觅踪迹；也许，前面的转角就是死胡同，将以它的出现宣告谢志山的胜利。

他穿过弯曲的小巷，来到另一条街道。眼前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脚步的沙沙声，记录着时光的流逝。记不清走过几条街道小巷，他又回到江边，在避风的树丛旁歇息。他的两条腿发酸，真的有些累了，疲乏和困倦悄悄袭来，一直挥之不去，就伏在湿漉漉的石桌上，头枕着胳膊打了个盹。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被什么惊动，他睡眼蒙眬地环顾四周，一片昏暗看不清楚；随着他的视觉变得清晰，原来空无一人的岸边，慢慢衬托出一个人鲜明的背影。

那人坐在附近的石凳上，许久才起身踱步，伴随着轻柔的晚风离开江岸。望着那翩然而去的身影，林岩走出树丛随后跟上，那人踏上马路，察觉后面有响动，便回过头探望。这时街上响起喇叭声，开来一辆满载货物的汽车，车灯射出强烈的光束，正好照在那人脸上，林岩骤然停住脚步。

那张雪白的面孔如同玉石雕像。林岩感到全身的血液在激荡，胸口被无形的锋芒刺痛，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急于把疑问弄清楚，汽车刚开过去，他抢到那人身后。

“同志，请问去火车站的路怎么走？”

那人站住了，面孔逆着街灯转过来。他身材修长，穿着深色上衣。林岩无法看清他的长相，只觉得那目光很奇特，有着一一种深不可测的穿透力。

“去火车站往那儿走。”那人指着右边路口，声音低沉地说，然后迈开脚步向前走去。林岩隐入街道旁的阴影，悄悄尾随跟进。

跟踪了大约一刻钟，那人进入一条小巷。林岩踌躇着准备进去，却见巷子里走出一个哼着小曲的男人。他看见林岩便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操着浓重的四川腔说：

“同志，你也上夜班吗？麻烦借个火。”

借着朦胧的光亮，林岩细细打量这个人。他生着满脸络腮胡子，身穿浅色外衣，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举止。无论从哪方面比较，与他跟踪的那个人都截然不同。

“对不起，我不抽烟。”林岩回答说。

那人有些扫兴，慢腾腾地走开去。

林岩进入巷子，黑暗中摸索着。前头没有见到动静，加快速度再往前走，还是不见那人踪影；他皱起眉头，忽然意识到什么，心里叫了声：不好！转身跑回去，一直冲出巷子，街道上是一片静悄悄，哪里还见向他借火的人。

一种受骗的恼恨激怒了他，沿着街道追寻过去，但懊悔和疲惫使他的脚步越来越慢，他沮丧地停住了。

远处的大桥横跨江面，恍惚有人影缓缓移动，随着天际一线曙光的出现，融入还未散尽的黑暗之中。

林岩脱下雨衣卷成一团，垫在路边石阶上，颓然坐了下去。忙了整整一夜，只得到一个荒诞不经、连他自己也不愿相信的印象。他历来不相信那些故弄玄虚的人，喜欢把所见所闻渲染得神乎其神，现在他已经默认，即使眼前发生的事，也有难以解释的。

* * *

常小明的父亲常强是云州市公安局长。他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新四军，随部南北转战，在战火硝烟的岁月里，曾多次负伤，也曾多次立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公安部门，长期从事刑事侦查，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多年来参与侦破的疑难案件有数十起，在同行中享有“办案专家”的美誉；他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但潜心研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还悉心培养年轻的同行，林岩就是他比较得力的助手之一。

但是最近一年里，由于常强的思想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急剧发展，发表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感到不理解的言论，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抓到了把柄，于是多变的政治风浪使他交上了厄运。他那原来是光荣的值得骄傲的历史变得污浊了：他由当年的“抗日英雄”变成“投机革命分子”，进而演变成为“埋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定时炸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揪斗批判和隔离审查接踵而至，使这个机敏过人但缺乏政治远见的“老公安”难以招架；他对自己的惨痛遭际极度失望、百思不解，一气之下，甚至想以一死来了却这些烦恼。不幸的是，逆境对于他一时糊涂而生出的短见，竟能如愿以偿。六月初，他被送往南昌某个“学习班”，说是“把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在那儿不准许他与家人通信，也不准许家人给他捎带东西，他与家庭的联系完全被割断，仿佛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及至十月下旬，当南昌传来他病逝的消息，如同长久的沉寂中响起霹雳，他的家人被惊得目瞪口呆；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妻子陈霞贞（市粮食局一位政工干部）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一病不起住进医院。他们的几个年龄尚小、秉性各异的孩子，一时失去家庭管束，像离开苗圃的树苗，在完全放任的环境中自由生长。

十一月初的一天，一个举止斯文的男人走进云州市医院，找到了卧病在床的陈霞贞，从行囊中取出一封信交给她。陈霞贞摊开信大为吃惊，这是她的丈夫临终前写给她的。信中谈到他在那个“学习班”的遭遇。由于拒不承认强加

的那些罪名，几个月来他受到专案组多次逼供和残酷的折磨，衰弱的身体旧病复发，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引起病情恶化；他预感到自己生命垂危，提出想同妻儿见上最后一面，被那些冷酷无情的人横加拒绝，无奈只好写了诀别的信，托这位名叫赵寒的年轻人带来。他劝慰妻子不要为自己的死过于悲伤，要带着孩子好好地生活下去，他相信自己的过去经得起时间检验，总有一天历史会还原其本来面目；他还提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多亏赵寒冒着危险给予帮助，他是一个正直的可以信赖的人。

望着丈夫那熟悉的笔迹，陈霞贞向这位风尘仆仆的来客询问情况。赵寒是东北信远市第五中学的音乐教师，弟弟赵峻在南昌市工作，九月初赵峻因患眼疾住院治疗，他专程赶来照顾；九月下旬一天，天气反常的闷热，他因故寻访弟弟的熟人邵宇兴，进入红卫街一所市属机关大院，在院子深处的楼房后面，他见到一幕特别的情景：两个横眉立目的大汉坐在树阴下，对着一位脸色苍白的中年人大声呵斥，那人身穿厚棉衣，汗流满面、步履蹒跚，双手挥动长扫帚，无力地扫着场地上的枯叶。赵寒明白遇到了正在受罚的“牛鬼蛇神”，转身准备离开，这时那人踉跄了几步，一阵晕眩栽倒在地。赵寒觉得情况不好，连忙上前将他扶起。两个大汉发现闯来一个不速之客，立刻大声警告，眼见他们根本不管人的死活，赵寒十分气愤，不由分说把那人搀到阴凉处。大汉们被惹恼了，走上来恶狠狠地盘问了一番，他们见那人奄奄一息，确实有生命危险，怕真的要出事，才同意就近送院救治。那人被送往赵峻诊治眼病的红卫医院，赵寒和受尽折磨的常强是在这种情形下认识的，后来常强被抢救过来，但身体非常虚弱，时常昏迷不醒，住院期间他又被监禁隔离，与永临县公安局长廖海光同在一间病房；赵峻的朋友肖子安是这所医院的医生，通过这层关系，赵寒悄悄探望过几次，一直到十月中旬常强病逝。

“我来得晚了一些。”赵寒抱歉地说。“常局长去世后，因为照顾弟弟，在南昌又耽搁了一个星期；今天赶到云州，先去了市粮食局，随后来到这里。”

陈霞贞默默垂泪，赵寒同情地说：

“常局长的去世令人惋惜。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公安干部，命运真是太不公平了。”

陈霞贞揩去眼泪，小心地把信收好，向赵寒道谢。

“你准备怎么安排？”她问。

“本想马上赶回去。”赵寒疲乏地说。“不过，今天来的途中感觉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

“看来是啊！”陈霞贞关切地说。“瞧你的气色不太好，应该找医生开点药吃。”

“感冒药有，我随身带着；前段时间照顾病人，挺操劳的。”

“你先休息几天，等病好了再回去，不然路途遥远，太辛苦了。”

“我也这样想，给学校去封信请病假；现在学生们都在停课闹革命，教师没法上课，我晚些天回去关系不大。”

“既然如此，你就住在我家吧！”

“那怎么行，不好麻烦你们；我一个人来去方便，找个旅馆住下就行了。”

“你还是住在我家吧！虽说我生病住院，家中还有几个孩子，我那女儿小丽已经当家，我会交代她，让她把一切都办妥的。”

赵寒见陈霞贞态度诚恳，只有点头同意。

“有件事情还想拜托你。”陈霞贞又说，“你是老师，想请你帮我留意那两个不懂事的男孩子。现在的形势，学校根本管不了他们，家里又没有大人，由着他们成天在外边野。我真担心，不知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如果你能够关照一下，我就放心了，不过这样又给你添了麻烦。”

“没关系，我试试看吧！”赵寒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走进病房，手里提着一网兜苹果。

“妈！”她朝陈霞贞喊了一声，看见旁边坐着生人，就站住了。

“这就是我那女儿。”陈霞贞说，“小丽，见过这位赵寒老师，他是我们家的客人。”

“赵老师。”小丽有些怯生地喊了一声。

赵寒脸上带着微笑，和蔼地点了点头。